

曾國藩

唐浩明
讲解版

上



血祭

唐浩明

著

我輩辦事，成敗听之于天，毀譽听之于人。

惟在己之規模氣象，則我有可以自主者。

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。

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，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。

唐浩明 著

岳麓書社·长沙

曾国藩

血祭

唐浩明讲解版 上

序

说说书里书外的事

司马迁说：“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。”太史公的这句话，真把古往今来读书人的心思说透了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冲动：若是读到非常喜欢的书，的确想去见见这本书的作者，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，听他说说话；如果他说的是书里书外的故事，那就更好了。但这事很难做到。不要说古人无法起死回生，即便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，也不容易见面。

后来我自己出了书，成了作者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作者也很想与他的读者见面，跟他们说说话。因为在作者看来，喜欢读他写的书的人，就是他的知音。高山流水遇知音，乃人生一大乐事。作者写书的终极目的，依我看，也无非是在人世间寻觅知音而已。酒逢知己千杯少。与知音聊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感谢科技的发达，这事在今天不难了。所以，当岳麓书社潇岳文化公司与我商量，为我的小说做视频版，通过扫一扫二维码，我便出来与读者见面时，我欣然答应：这可是罗贯中、曹雪芹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呀！

那么，我跟我的知音说些什么呢？

我会说说我小说中的主人公。这几个主人公都是曾经真实存在的人。他们当年印在世上的是一串怎样的人生轨迹？从各种遗存中所探求出来的他们，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？我也会说说我的小说中所涉及的许多生命张力异常饱满的人物。那一段时期的神

州星空,如何因他们而特别地明亮又神秘?我还会说说我笔下的那个时代。那可是三千年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变局,不但有政权的隆替,更有文化观念上的本质变化。古老的中国正处在浴火重生的剧痛时期:多少苦难,多少曲折,多少诡异,多少震撼!当下的中国人能忘记昨天吗?

我写的是小说,既然是小说,就必有虚构。常有朋友问我:你的作品中有几分真、几分假?哪些是虚构的?为什么要这样虚构?虚构的依凭在哪里?对这些有趣的问题,我也会在相关处,将天机略透一二。我还会给大家抖一抖书里没有写出的某些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,以及关于那个时代封存已久的秘辛,这就牵涉到人性与社会性了。探索人性社会性的复杂与隐赅,既是文学的天职,更是人类永恒的课题。总之,我会跟朋友们,围绕着这本书,说一说书里书外的事情,聊一聊大家所关心、所感兴趣的话题。我希望大家在听了我的讲解后,会更喜欢读我的小说。

是为序。

唐浩明

戊戌春于长沙静远楼

目 录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- 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/ 001
- 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 / 005
- 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 / 010
- 四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 / 019
- 五 喜得一人才 / 025
- 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/ 028
- 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/ 036
- 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/ 042
- 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/ 043

第二章 激战长沙

- 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 / 048
- 二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 / 052
- 三 今日周亚夫 / 055
- 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/ 062
- 五 计赚左宗棠 / 072
- 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/ 076
- 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/ 082
- 八 左宗棠荐贤 / 088

第三章 墨经出山

- 一 谢绝张亮基的邀请 / 091
- 二 世无艰难，何来人杰 / 096
- 三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，张亮基晕死在签押房里 / 101
- 四 陈敷游说荷叶塘，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融喜气 / 106
- 五 郭嵩焘剖析利害，密谋对策，促使曾国藩墨经出山 / 117

第四章 天王定都

- 一 洪秀全进江宁 / 131
- 二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：定都、朝拜、开科取士 / 134
- 三 东王揽权，翼王献策 / 140

第五章 初办团练

- 一 乱世须用重典 / 145
- 二 曾剃头 / 149
- 三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，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/ 158
- 四 鲍超卖妻 / 168
-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/ 175
- 六 大闹火宫殿 / 183
- 七 停尸审案局 / 196
- 八 逼走衡州城 / 199

第六章 衡州练勇

- 一 王鑫挂出“湘军总营务局”招牌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/ 202
- 二 忍痛杀了金松龄 / 206

- 三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/ 216
- 四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/ 220
- 五 一个钟情的奇男子 / 230
- 六 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 / 242
- 七 湘江水盗申名标 / 245

第七章 靖港惨败

- 一 为筹军饷，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/ 249
- 二 出兵前夕，曾国藩亲拟檄文 / 252
- 三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，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/ 259
- 四 曾国藩踌躇满志，血祭出师；一道上谕，使他从头寒到脚 / 262
- 五 定下引蛇出洞之计 / 266
- 六 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 / 271
- 七 曾国藩紧闭双眼，跳进湘江旋涡中 / 278
- 八 左宗棠痛斥曾国藩 / 282
- 九 白云苍狗 / 290
- 十 兄才胜我十倍 / 295

第八章 攻取武昌

- 一 青麟哭诉武昌失守 / 298
- 二 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 / 300
- 三 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 / 305
- 四 康福挥刀砍杀之际，一眼看见弟弟康禄 / 314
- 五 一律剜目凌迟 / 317
- 六 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 / 320
- 七 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，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：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 / 327

- 八 康福的绝密任务 / 331
- 九 一颗奇异的玛瑙 / 335
- 十 一箭双雕 / 337
- 十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，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/ 343
- 十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/ 351

第九章 田镇大捷

- 一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，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/ 358
- 二 三国周郎赤壁畔，美人名士结良缘 / 361
- 三 从蕲州到富池镇，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/ 379
- 四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/ 388
- 五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/ 393
- 六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/ 396

第十章 江西受困

- 一 浔阳楼上，翼王挥毫题诗 / 413
- 二 水陆受挫，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/ 422
- 三 水师被肢解，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/ 427
- 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，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/ 431
- 五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/ 442
- 六 塔死罗走，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/ 444
- 七 樟树镇受辱，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/ 450
- 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/ 459
- 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/ 467
- 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，那容世界有奇材 / 473
- 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/ 481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



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，正在大办丧事。

这人家姓曾，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^①。荷叶塘位于湘乡、衡阳、衡山三县交界之地，崇山环抱，交通闭塞，是个偏僻冷落、荒凉贫穷的地方，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，却异常宏伟壮观：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，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；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“进士第”竖匾，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，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。往日里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，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。现在，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，到处是一片素白，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。

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一座牌楼，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——“曾府”的大红灯笼，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，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。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，挂着长长的招魂幡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起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，上书“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”。碑亭四周，燃起四座金银山，一

^①都：清朝行政区划名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。

团团浓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，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，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。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。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，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。此时，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，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，只露出一个头面。幔帐上部一行正楷：“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”。中间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。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。上首是：“断杼教儿四十年，是乡邦秀才，金殿卿贰。”下首是：“扁舟哭母二千里，正鄱阳浪恶，衡岳云愁。”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。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，上面贴着四个大字：“懿德永在”。落款：“从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”。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，上面也有四个大字：“风范长存”。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，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：“千古母仪”。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：“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貽跪挽”。紧接县令挽幛后面，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。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，上面摆着香炉、供果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儿，一个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先站成两排，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缓步进入幔帐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，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。二十四个声音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保持着大体一致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：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这时，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。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，又被挤出屋外，扩散到坪里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

蒙的，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调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纸钱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一概浑身缟素，蹑手蹑脚。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。

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、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，名麟书，号竹亭。曾家祖籍衡州，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，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，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。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，不喜读书，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，遂发愤让儿辈读书。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。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，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，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，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。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，便死了功名心，以教蒙童糊口，并悉心教育儿子们。麟书秉性懦弱，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。江氏比丈夫大五岁，夫妻俩共育有五子四女。家中事无巨细，皆由江氏一手秉断。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，对丈夫照顾周到，体贴备至。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，逍遥自在。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，长年挂在书房里：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耕半读，但将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将艰巨付儿曹。现在夫人撒手去了，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。偌大一个家业，今后由谁来掌管呢？这些天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。曾府有今日，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。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，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。

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、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，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，身着重孝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这是麟书的次子，名国潢，字澄侯，在族中排行第四，府里通常称他四爷。

“爹，夜深了，您老去歇着吧！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。”

“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。”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，眼中布满血丝，“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。江贵在路上只走了

十六天，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，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。”

“爹，江贵怎好跟哥比！”说话的是次女国蕙。她双眼红肿，面孔清瘦，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，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。

“江贵沿途用不着停。哥这样大的官，沿途一千多里，哪个不巴结？这个请吃饭，那个请题字，依我看，再过半个月，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。”

麟书摇摇头说：“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。这种时候，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，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！”麟书无意间说出“意外”二字，不免心头一惊，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。

“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？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，但沅江、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！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”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反而把“意外”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，江贵对我说过，他这一路上，胆都差点吓破了。”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他是麟书的第四子，名国荃，字沅甫，在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称九爷。他也是一身纯白，却不见有多少戚容。国荃放下手中账本，说：“江贵说，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，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巾，拿着明晃晃大刀之长毛，吓得他两腿发抖，急忙躲到草堆里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。”

“团勇呢？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？”国潢是荷叶塘都的团总，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。

“四哥，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！”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，族中排第六。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，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他略带鄙夷地说：“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，真正来了长毛，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？省城里提督、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，长毛是好对付的？我看长沙早晚会落到长毛的手里。”

曾府少爷们的这番对话，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。他离开太师椅，在房子里踱着方步，默默地祷告：“求老

天保佑，保佑我的老大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，才在长女国兰的搀扶下，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。
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

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，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，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：“客官，船到了岳州城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开船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？”

舱中那个主人打扮的点点头，随即走出舱外，踏过跳板上岸，仆人在后面紧跟着。走在前面的主人四十一二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宽肩厚背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，前额很宽，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脸瘦长，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，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、阴冷的光芒，鼻直略扁，两翼法令又长又深，口阔唇薄，一口长长的胡须，浓密而稍呈黄色，被湖风吹着，在胸前飘拂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，腰系一根麻绳，脚穿粗布白袜，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，以缓慢稳重的步履，沿着石磴拾级而上。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，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。一个多月前，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，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。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，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，便立即改道回家，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，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。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，近三十岁，人生得机灵精神。

“大人。”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。

“又忘记了！”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现在已不是侍郎，而是回籍守制^①的平民，懂吗？”

^①回籍守制：此处指曾国藩回家守母丧。旧时按礼制，官员死了父母，须解职回乡丧居三年（不计闰月，实为二十七个月），以尽孝道，叫守制。守制期间，身同平民，丧期届满，再行候选，分派职务。

“是！”荆七一阵惶恐，连忙改口，“大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，您老上去吃点东西吧！这些天来，您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。”

曾国藩没有作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。自从见到江贵后，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。昨天船进洞庭湖后，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。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“天下楼”的岳阳楼时，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。前次游历，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。那时的岳阳楼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，气概不凡！登楼游览，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楼下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。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，反复吟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句，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：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，干一番烈烈轰轰、名垂青史的大事业！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，檐角生草，黯淡无光，人客稀少，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。曾国藩感到奇怪。他心里想，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！

曾国藩上了二楼，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，荆七坐在对面。刚落座，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，一边擦着桌面，一边客气地问：“客官，要点什么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接着说：“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，才出湖的活鲤鱼，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、螺山的王八，还有极烈极香的‘吕仙醉’。李太白当年喝了此酒，在小楼题诗称赞：‘巴陵无限酒，醉杀洞庭秋。’……”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高兴，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在嚼些什么舌头！看看这个。”说罢，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。

酒保一看，立即收起笑容：“小的不知，得罪，得罪！”随即又说：“客官不吃荤的，小楼也有好素菜：衡山的豆干，常德的捆鸡，湘西的玉兰片，宝庆的金针，古丈的银耳，衡州的湘莲，九嶷山的蘑菇。”

这些菜名，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。寓居北京十多年，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。他对酒保说：“拣鲜嫩的炒四盘来，再打一斤水酒。”

“好嘞！”酒保高声答应，兴冲冲地走下楼去。很快便端上四大盘：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，一盘红椒炒玉兰片，一盘茭瓜丝加捆鸡条，一盘新上市的娃娃菜，外加金针木耳蘑菇汤。红白青翠、飘香喷辣地摆在桌上。曾国藩喝着水酒，就着素菜，吃得很是香甜。喝完酒，酒保又端来两碗晶莹的大米饭，曾国藩吃得味道十足。不仅是这些日子，他仿佛觉得自从离开湖南以来，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。“还是家乡好哇！”曾国藩放下筷子，感慨地说。刚放下碗，酒保又殷勤地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茶，说：“客官看来是远道而来，不瞒二位，这茶是用地道的君山毛尖泡的。”见曾国藩微笑地望着自己，酒保心中得意，“客官有所不知，君山上有五棵三百年的老茶树。当中一棵，是给皇上的贡茶，左右两边两棵是抚台大人和知府老爷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。左边第二棵是茶场老板的私用，右边第二棵则是小楼世代包下的。不是小的吹牛，这碗茶在京城，怕是出一百文也买不到。小楼规矩，每位客官用完饭后，奉送一碗地道的君山茶。”酒保边说边利索地收拾碗筷，擦干净桌面，下楼去了。

曾国藩呷了一口茶，虽比不上京师买的上等毛尖，但也确实使人心脾清爽。他没有想到，破败的岳阳楼上却有这样好的饭菜和能说会道的酒保，心情舒畅多了。他端起茶碗，向窗外的湖面眺望。阳光照在湖水上，泛起点点金光。远处，一片片白帆在游弋。极目处，有一团淡淡的黑影。曾国藩知道，那就是君山。近处，沿湖岸停泊着一个接一个木排。这些木材大半出自湘南山区，扎成排后顺着湘江漂流，越过洞庭湖，进入长江，再远漂武昌、江宁、上海等地。放排的人叫作排客。排客们终年在水面漂浮，把家也安在排上。排上用杉树皮盖成小棚子，家眷就住在里面。曾国藩正颇有兴趣地看着楼下几个排上人家的生活，不料湖面陡然起风，满天乌云翻滚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刚才还是明镜般平静的湖面，顿时波浪翻卷。风越刮越大，波浪也越卷越高，湖面上的木排随着波浪在上下起伏，几个离岸边不远的木排在迅速向湖

边靠拢。大雨哗哗而下，雨急风猛，温顺的洞庭湖霎时变成一条狂暴的恶龙。曾国藩坐在楼上，浑身感到凉飕飕的。他有点担心，这座千年古楼，会不会被这场暴风雨击垮？

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他看到离岸边约百来丈远的湖面上，一个小排被风浪打得左右摇晃，却一步也不能前进。一个汉子死死地扶着排后舵把，另一个汉子急得这边跑到那边。猛地一个大浪打来，木排上低矮的杉树皮屋垮了，一个木箱被水冲到湖里。两边跑的汉子纵身跳到水中去抓木箱。木排上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吓得蹲在排上，紧紧地抓着一根缆绳。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急得在排上前后乱窜。又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小女孩被卷进了湖中。“不得了！”曾国藩喊了一声，放下茶碗，猛地站起。荆七也赶紧站起，紧张地倚着窗口观望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湖边木排上跳下一个年轻人，冒雨迎浪向湖中游去。只见那青年一个猛子扎入水底，刚好到排边又露出头来。他轻捷地游到手脚乱抓的小女孩身边，把她高高托出水面，游到排边。曾国藩到这时才舒了一口气。那青年上了木排，用手指指点点，排上的汉子拿来一大捆粗绳。青年接过绳子，走到排头，将绳子一头系在排上，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，复跳入湖中，用自己一人之力在前面水中拉排。那木排居然跟着年轻人前进起来，湖边观看的人一齐喝彩。曾国藩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。木排缓缓地向岸边移动，平安地来到岳阳楼脚下。排上那两个汉子上得岸来，扶住年轻人，纳头便拜。

曾国藩对那个年轻人见义勇为的品德和罕见的神力感慨不已，对荆七说：“你去请那位壮士来，我要见见他。”

一会儿，荆七带上一个人来。曾国藩见来人身穿一套粗布衣裤，头上包着一块黑布，四方脸，粗黑的眉毛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鼻梁端正，两颊丰满，心中甚是高兴。他站起来，伸手指着对面一方座位说：“壮士请坐！”

“在下与老爷素不相识，岂敢冒昧！”

“壮士刚才救人救排的举动，乃英雄豪杰的作为，令鄙人钦佩

不已。壮士不必客气，坐下好叙话。”

曾国藩待年轻人坐下后，又吩咐荆七：“叫酒保速来几盘荤菜，外加一斤‘吕仙醉’；再上一盘素菜，半斤水酒。”

须臾酒保端上酒菜来。曾国藩叫荆七满满地给客人倒一杯酒，然后自己举起酒杯来，说：“鄙人因重孝在身，不能用烈酒荤腥，借这水酒素菜，聊陪壮士喝两杯。”

年轻人并不多谦让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“好！壮士真豪侠之士。”曾国藩又叫荆七筛酒，问：“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？青春几何？”

“在下姓杨名载福，字厚庵，长沙县人，今年三十岁。”

曾国藩频频颌首，不待杨载福发问，便说：“鄙人在武昌一官员家教公子读书，上月老母不幸去世，现回湘乡为母亲办理后事。”

“原来是位饱学先生，载福失敬了。”杨载福说着站起来重施一礼。

曾国藩连忙叫他坐下，又劝他喝了一杯酒。

“杨壮士舍己救人，品德高尚，且气力之大，鄙人从未见过第二人，壮士能赏光应邀，鄙人很是感激。请问壮士，你这般神力是如何练出来的？”

“承老先生夸奖，实不敢当。”杨载福放下杯筷，恭敬地答道，“载福生在放排人家。父亲经营一辈子排业，只因生性仗义疏财，家中并未落下积蓄。载福小时，父亲曾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读书识字。怎奈载福不上进，所爱的是跑马射箭、使枪弄棒。父亲想到排上常年要请武师保镖，不如干脆让我弃文就武，于是请来南北武林高手，教我武功。我在师傅们的指教下，略有长进，十八岁便开始随父闯荡江湖，见过一些世面，也会过不少强盗英雄。前年父亲弃世，便自己单独放起排来。”

曾国藩一边听杨载福讲话，一边细细地端详他。见他双眼乌黑发亮，正应相书上所言“黑如点漆、灼然有光者，富贵之相”；